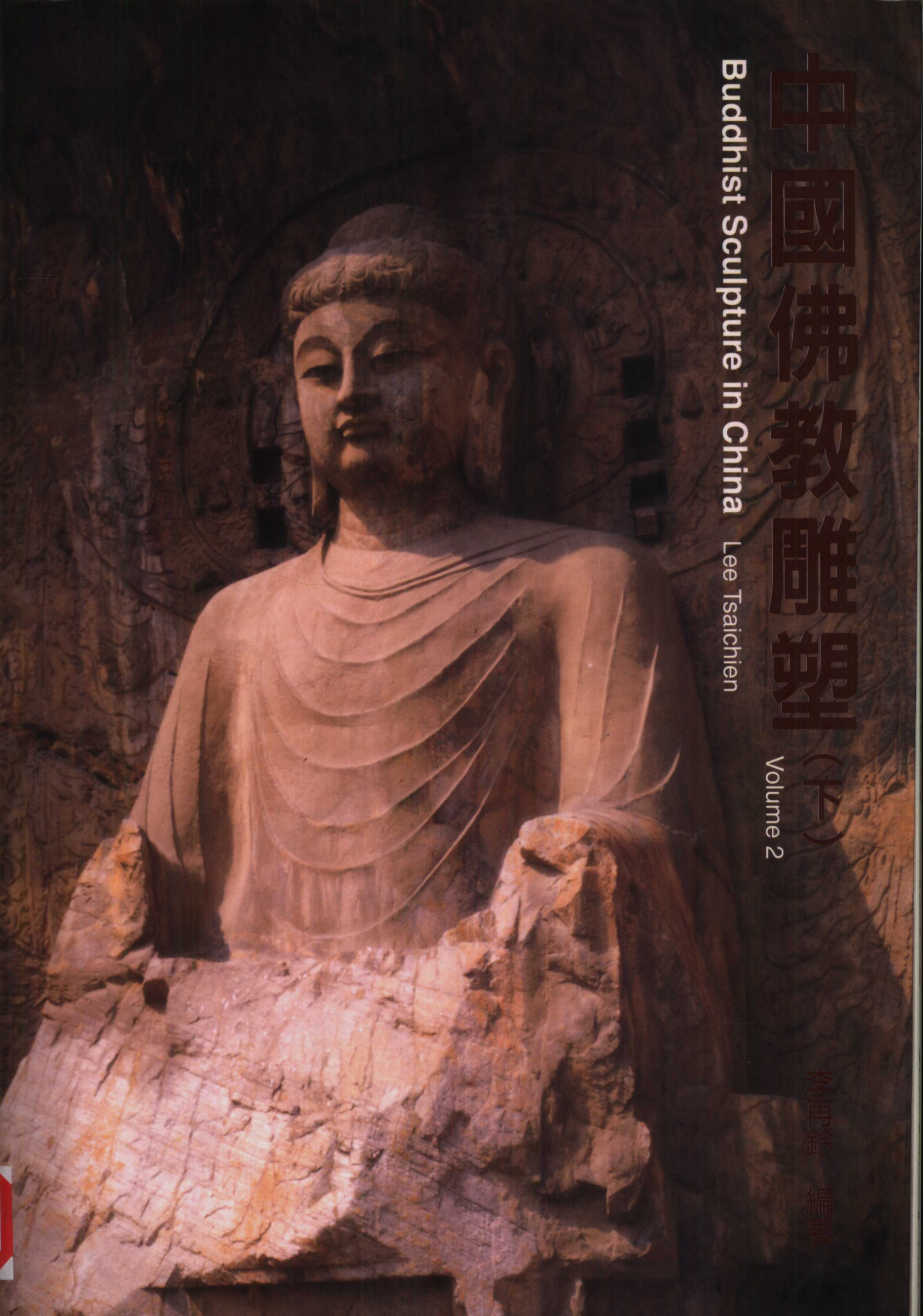


中國佛教雕塑 (下)

Buddhist Sculpture in China Lee Tsai-chien

Volume 2

李再鈐 編著



中國佛教雕塑

Buddhist Sculpture in China

李再鈐 編著

國立歷史博物館
贈



國立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中國佛教雕塑=Buddhist Sculpture in China
/ 李再鈐編著；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譯小組編輯.--臺北市：史博館，民87
冊；公分

ISBN 957-02-2290-5（上冊：精裝）.--ISBN
957-02-2291-3（上冊：平裝）.ISBN 957-02-
2292-1（下冊：精裝）.--ISBN 957-02-2293-
X（下冊：平裝）

1. 佛教藝術 2. 雕塑 - 中國

224.5

87010309

中國佛教雕塑 Buddhist Sculpture in China

發行人 黃光男
贊助 財團法人震旦文教基金會
出版者 國立歷史博物館
台北市南海路四十九號
TEL：02-2361-0270
FAX：02-2361-0171
編輯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譯小組
編審 黃永川、陳永源、邱孟冬
作者 李再鈐
主編 黃永川
執行編輯 羅桂英
美術編輯 李林
攝影 李再鈐、曹正音、劉思遠、程征、李代年
秘書室 謝文啓
會計 蕭金菊
印製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八十七年八月初版
統一編號 006309870257
I S B N 957-02-2292-1（精裝）
I S B N 957-02-2293-X（平裝）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北市業字第24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國佛教雕塑

Buddhist Sculpture in China

李再鈐 編著

國立歷史博物館
贈



國立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目錄

下冊

16	巴蜀佛蹟 四川各地唐宋造像散記	4
17	造佛的新血 唐、宋、遼、金山西彩塑	40
18	圓覺的美 宋代圓覺菩薩造形	58
19	戰地佛顏 陝北地區宋、金石窟造像	76
20	何處飛來梵像 杭州飛來峰元代梵式造像	94
21	交腳菩薩·彌勒佛·布袋和尚 彌勒造像的由來與演變	110
22	鍍金銅佛像 信仰和美的鑄造	122
23	造像塔與造像碑 佛雕藝術別有天	140
24	觀自在菩薩·自在觀 智慧與慈悲的造像	158
25	羅漢雕塑·如是我見 禪覺的意象	176
26	飛天 樂與舞的化像	192
27	諸天、護法造像 八萬威儀行列	204
28	佛像雕刻與北朝書體 佛雕的另類美感探索	224
29	後記	246

巴蜀佛蹟

四川各地唐宋造像散記

天府之國，佛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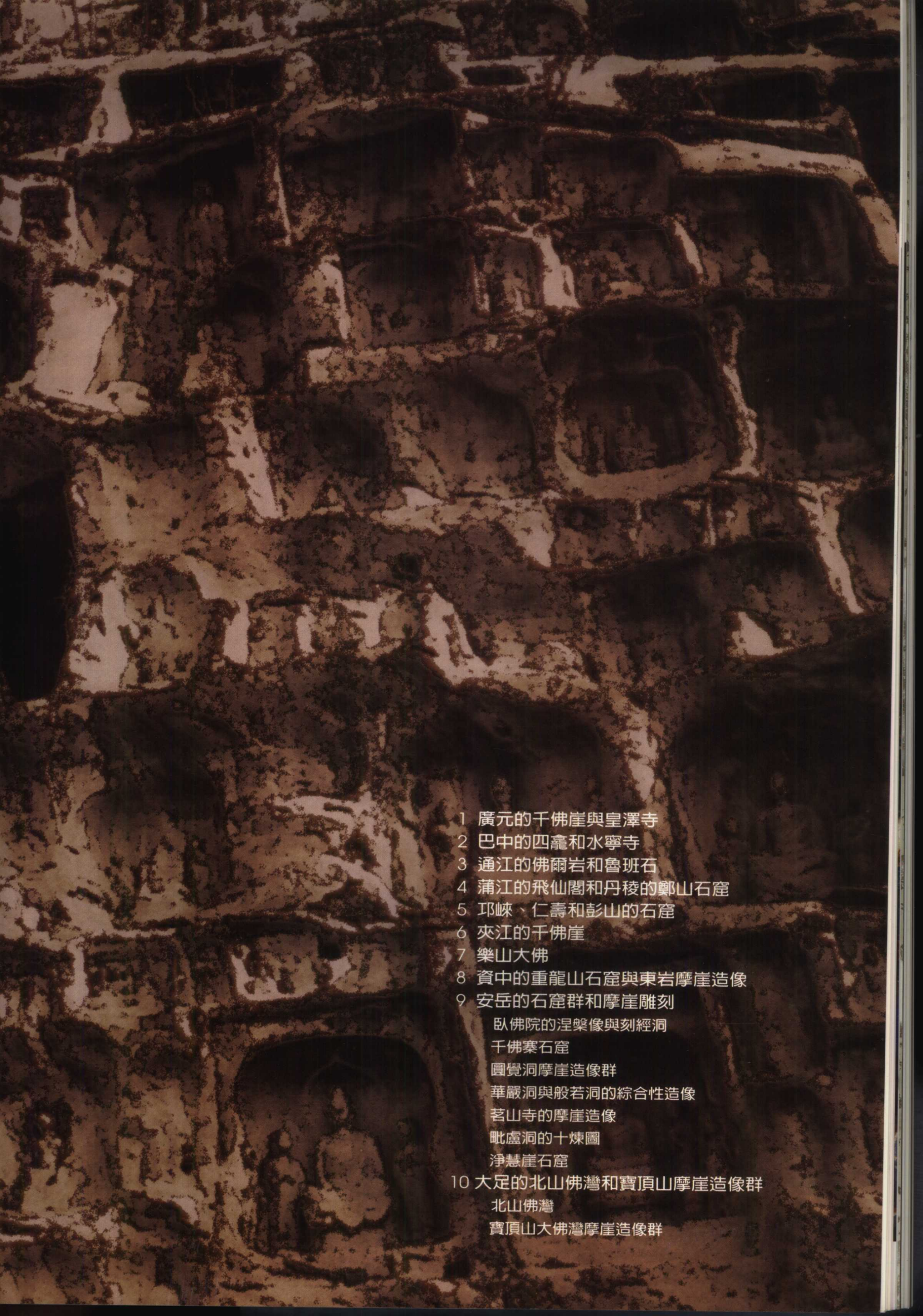
考古家深信早在諸葛武侯之前

佛陀便已翻越喜馬拉雅山，降臨蜀中

但蜀人自認唐宋時奉佛最虔、最誠

開窟建寺和造像之多，冠於全國

這，才是不爭的事實

- 
- 1 廣元的千佛崖與皇澤寺
 - 2 巴中的四龕和水寧寺
 - 3 通江的佛爾岩和魯班石
 - 4 蒲江的飛仙閣和丹稜的鄭山石窟
 - 5 邛崃、仁壽和彭山的石窟
 - 6 夾江的千佛崖
 - 7 樂山大佛
 - 8 資中的重龍山石窟與東岩摩崖造像
 - 9 安岳的石窟群和摩崖雕刻
 - 臥佛院的涅槃像與刻經洞
 - 千佛寨石窟
 - 圓覺洞摩崖造像群
 - 華嚴洞與般若洞的綜合性造像
 - 茗山寺的摩崖造像
 - 毗盧洞的十煉圖
 - 淨慧崖石窟
 - 10 大足的北山佛灣和寶頂山摩崖造像群
 - 北山佛灣
 - 寶頂山大佛灣摩崖造像群

自從近代考古發現四川彭山縣東漢崖墓中有所謂「佛像陶插座」⁰⁻¹，以及其他隨葬品中，有佛教造像的徵象後，於是便有考古學者撰文推論「印度早期佛教輸入中國的過程中，確實有一條從印度經緬甸、雲南，再從雲南傳遞至四川，並由四川沿長江流域向湖北、江浙等南方一帶的傳遞路線。」（石興邦〈試述古代四川地區在早期佛教輸入中國過程中的地位〉）果真如此，則這件陶製插座上的佛像，不啻是四川省最早最古的佛像遺物，恐怕是中國最原始的佛教造像。這說明了早在東漢時代佛教造像即已傳入四川，但這項理論的「假設」，似與印度開始製作佛像的年代不符，很難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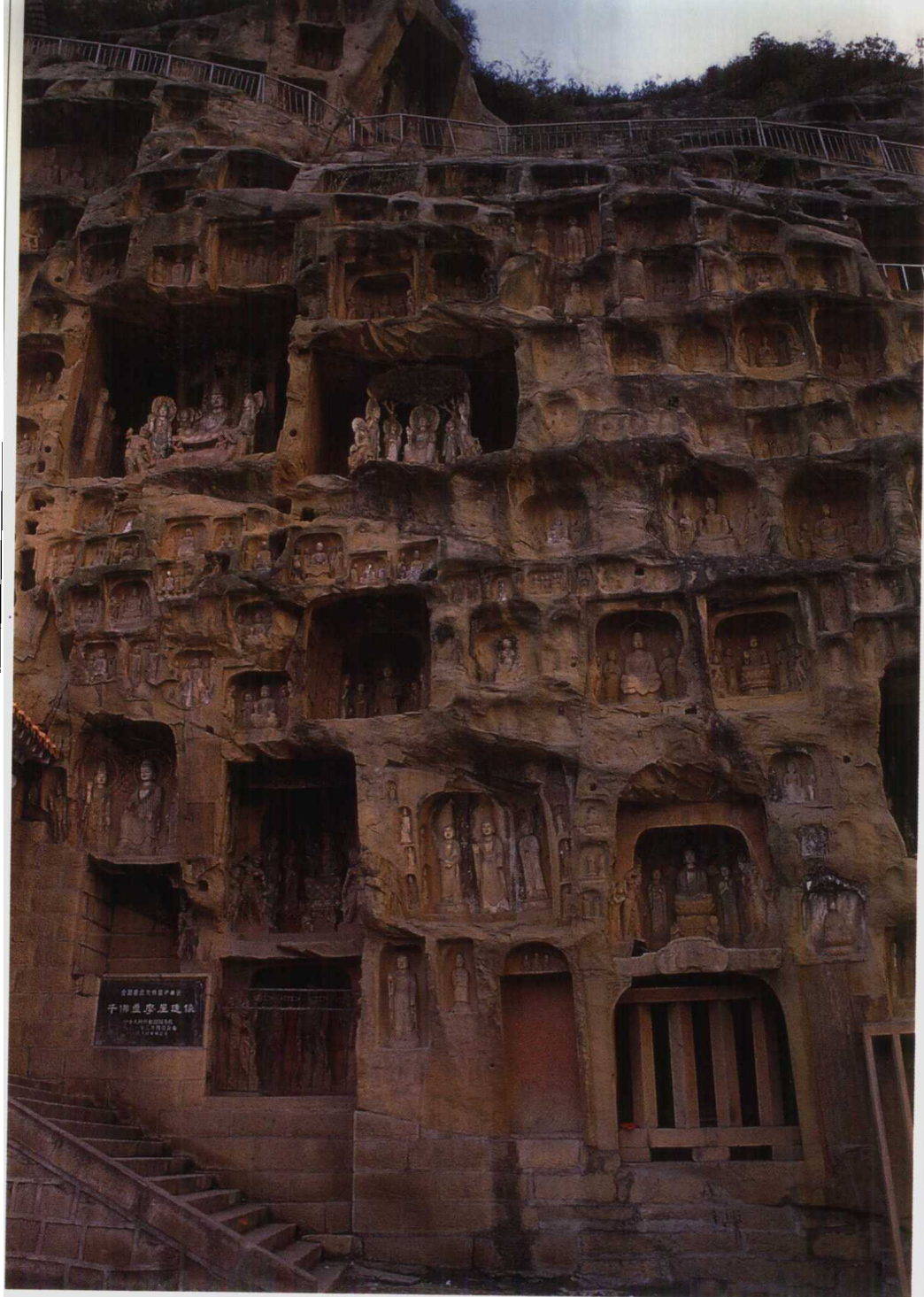
另文字記載，在東晉十六國時期，名僧釋法和（320-400年）「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群。」（《梁高僧傳》義解二·卷第



16-1
釋迦造像龕
梁普通四年（A.D.523）
1954年成都萬佛寺出土
今存四川省博物館

16-2

廣元千佛崖（局部）
佛教傳入四川，最早在這裡
開窟造像，累積千餘年
南北綿延約400公尺
層層疊疊，密如蜂巢



五），法和與道安、法汰、竺法雅等同為佛圖澄（A.D. ?-348）弟子，佛圖澄為了德化廣及各地，「建寺八百九十三所」，道安也「建立塔寺，開創講筵。」（宇井伯壽著《中國佛教史》），所以就有人猜測，法和在四川期間必也建寺造像，只是未發現有關史料與遺蹟。

較明確的是成都萬佛寺出土、今藏四川省博物館的南朝宋元嘉二年（A.D. 425）的淨土變石造像，和南朝梁普通四年（A.D. 523）釋迦造像龕的石雕¹⁶⁻¹，類似這樣小型的造像碑，表明川西南在五世紀初期已經開始雕造佛像，且與南朝一脈相承。而川北廣元出土的北魏延昌三年（A.D. 514）造像石，以及當地千佛崖和皇澤寺的一些石窟造像，則可表明早期川北地區佛教藝術與北朝的關係較為密切。證明四川佛教雕刻的發展與南北朝都有關連。

到了唐代安史亂後，中原君王、朝臣、貶官、沙門、商賈、文士和其他社會人物，或避難，或流放，或遷徙，或經商，均由金牛道和米倉古棧道入蜀，往返均經廣元和巴中等地，佛窟造像才得以蓬勃發展，蔚然成風。然後擴及川西南及川中各地，就現存的遺跡，佛教造像在四川顯



廣元的千佛崖
與皇澤寺

16-3
脇侍菩薩 北魏
廣元千佛崖第七窟南壁

然是先從北部的廣元，巴中，通江等地開始，然後順著地理交通形勢，向南傳播，沿金牛道經梓潼到成都，並繼續往西南發展，邛崃，蒲江，丹稜，夾江，樂山等地遺留的許多唐代後期佛跡，便是確切的證明。最後自西向東轉入川中等地，時值晚唐五代和北宋時期，今天的資中、安岳和大足，成為兩宋佛教造像最精華的遺存區。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學術界對巴蜀文化（秦漢以前）和佛教考古、佛教藝術等，做了深入的發掘與探討，獲得了新發現、新認知、新肯定和研究新方向。例如中國人類學史、西南民族史、三星堆文化、四川古代交通史、四川漢代建築、石窟藝術及民俗等等，尤其對唐宋間四川佛教石窟造像特加重視，因為它是接續北方中原石窟藝術在此綿延四百年，映現出一股新高潮和另一模式的重要地區。人們對已遺忘達千年之久的各石窟群，重加調查、整理、研究和維護，有人說四川石窟雕刻藝術之精、數量之多，是大陸各地之冠。據初步統計，將近五十個縣市有比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在十個以上的地點有一百二十多處。這雖然只是一種概念性的數字，但距事實不遠。因為四川氣候潮溼，石質鬆軟，年代長久，多數石窟造像已崩毀不存，目前所能見到的，只有南宋時代的較為完好，其他的則多殘缺不全。

廣元市，古稱利州，從現有的地形環境觀察，古時候應是一座山明水秀的美麗山城，**千佛崖石窟**¹⁶⁻²開鑿在城北五公里處嘉陵江東岸的崖壁上，正是在金牛道上最險要之處。南北綿延約400公尺，崖頂高80餘公尺，窟龕分布繁雜，層層疊疊，密如蜂巢，最密處有13層之多，現存有窟龕400餘，大小造像7,000餘軀，所以自古稱為千佛崖。

廣元石窟造像第二處**皇澤寺**，原名烏奴寺，據1954年出土的後蜀孟昶廣政二十二年（A.D. 959）的《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澤寺則天皇后武氏新廟記》石碑記載，皇澤寺是為紀念武則天出生於廣元而創建的。其實這座寺院在武則天出生前已存在，後來可能因增建裝修而改名。

皇澤寺石窟坐落在嘉陵江西岸，與千佛崖遙遙相對。現存窟龕50個，造像1,000多軀，後世在這些窟龕上建造樓閣，將其納於建築物內，在戶外的有些則加蓋窟檐。由於維護得當，相對的比千佛崖赤裸裸地暴露在曠野裡，任憑風雨吹襲，要完好得多。

千佛崖石窟的開鑿年代，碑記多已不存，查考困難，不過從窟形和造像風格觀察，可定位在北魏晚期。依中國佛教石窟造像發展動線推算，也比較符合歷史流程。從千佛崖編號第七窟的大佛窟內一立佛二菩薩三尊一鋪組合像看，正面立佛著褒衣博帶大衣，內著僧祇支，衣紋如平行弧線階梯形排列，桃形背光；菩薩¹⁶⁻³髮式作丫髻狀，寶縵垂落肩頭和胸前，上身袒裸，帔帛交叉於腹際，腰束橫帶，下著大裙，與雲岡二期

16-4→
佛、弟子和菩薩 西魏
皇澤寺第八窟北壁龕

16-5↓
彌勒像 西魏
皇澤寺第二七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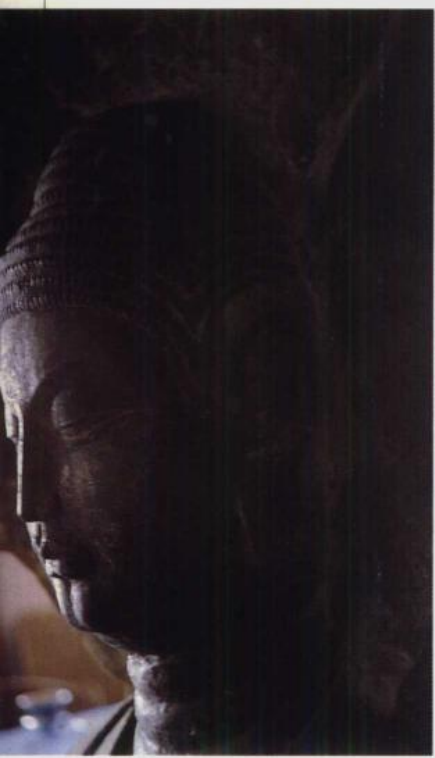


造形頗為相似，為北魏晚期所流行的服飾。另有西魏或北周時期廣為流傳的三壁三龕式佛窟，每龕一坐佛二菩薩，坐佛背光浮雕七佛，結跏趺坐，不露足，著雙領下垂大衣，內著僧祇支，不結帶，大衣下襬被覆座前，衣裾重疊作圓圈狀線條；菩薩立於單瓣覆蓮圓座上，束雙髻，帔帛交叉於腹際，再繞雙腕垂掛體側。

在皇澤寺迎暉樓上亦有一中心塔柱形窟，編號第八窟，窟內三壁各鑿一龕，均一佛二弟子二菩薩¹⁶⁻⁴，顯然也是屬於西魏或北周式樣，雖沒有銘刻碑石，但可從基本形制和風格上辨識，如第二七窟彌勒像¹⁶⁻⁵。

唐代，武則天父親武士彠任利州刺史時即於皇澤寺內造像，接著睿宗朝利州刺史畢重華在千佛崖造菩提瑞像窟；玄宗開元年間韋抗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開鑿大雲洞及韋抗窟。數年後蘇頲代韋抗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時，也雕鑿蘇頲窟。從廣元千佛崖石窟的題記看，大半是達官貴人為表現功績而留下石窟造像。

中原的佛教造像風格，在越過了秦嶺之後，顯然起了很大的變化，演







變成具有川北地方的特色，漸漸走近世俗，走近現實，並漸漸背離嚴格儀軌。首先是窟形的改變，皇澤寺初唐五佛窟（一立佛二弟子二菩薩）立面呈現外方內圓、後壁雕造天龍八部護法像的趨勢，是一種廣元地方的典型式樣，並在窟口增雕二力士和二獅子，佛壇前或二菩薩的後壁加雕供養人像。皇澤寺第十窟¹⁶⁻⁶，是廣元最大、最典型的一個唐窟，主尊阿彌陀佛¹⁶⁻⁷著雙領下垂袈裟，袒胸，內著僧祇支，腰間束帶，面容豐腴方圓，體魄魁偉壯碩。菩薩裝飾華麗，寶冠，瓔珞繞身，這些都是唐代造像的基本特徵，但不是長安風格。比較奇特有趣的是後壁的天龍八部護法浮雕像，它們是在傳入中土後，經漢化才完全定型的八個僅露出臉部的不同怪相。風氣所趨，從川北起，這種造像形式，已成為四川各地競相摹仿的對象。

由於四川特有的紫砂岩和黃砂岩質地鬆軟，影響窟形結構，所以設計出中央雕造雙樹背屏的長方形佛壇，類似北魏時的中心塔柱式樣，以維持洞窟結構的穩定性，是窟形及造像的新思考。千佛崖上的大型窟，大部分是這種形式，高度一般在2公尺以上，也有超過3公尺的，觀賞者可以在窟內任意走動。例如菩提瑞像窟、千佛窟、睡佛窟、多寶窟、神龍窟、彌勒窟和牟尼閣等。在中央長方形佛壇上通常置主尊坐像，兩側侍立二弟子二菩薩，壇前左右為力士及獅子，壇後接著浮雕天龍八部和兩棵娑羅樹連到窟頂。

而令人讚賞的是這些佛窟的三面窟壁上，已不再開龕造佛或雕菩薩，

16-6
大佛窟 初唐
皇澤寺第十窟

16-7
阿彌陀佛像 初唐
皇澤寺第十窟主尊

16-8
弟子群像（局部） 唐
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右壁前方

16-9
五人組伎樂隊 唐
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左壁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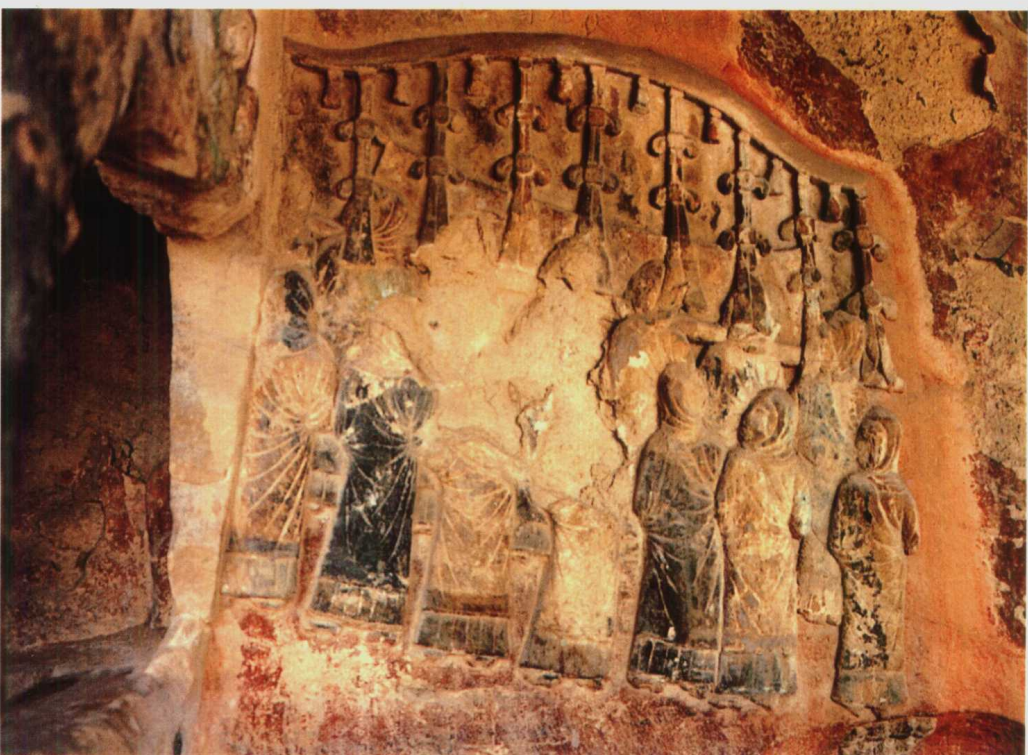
16-10a
六女弟子相告噩訊 唐
千佛崖睡佛窟浮雕
彩繪壁畫之一



16-10b
自焚金棺 唐
千佛崖睡佛窟浮雕
彩繪壁畫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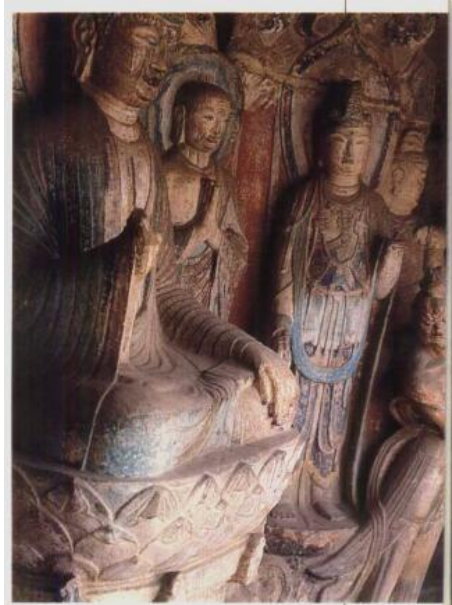


16-10c
十四弟子抬金棺 唐
千佛崖睡佛窟浮雕
彩繪壁畫之三



16-11
千佛崖千佛窟（局部） 唐
中央柱屏式組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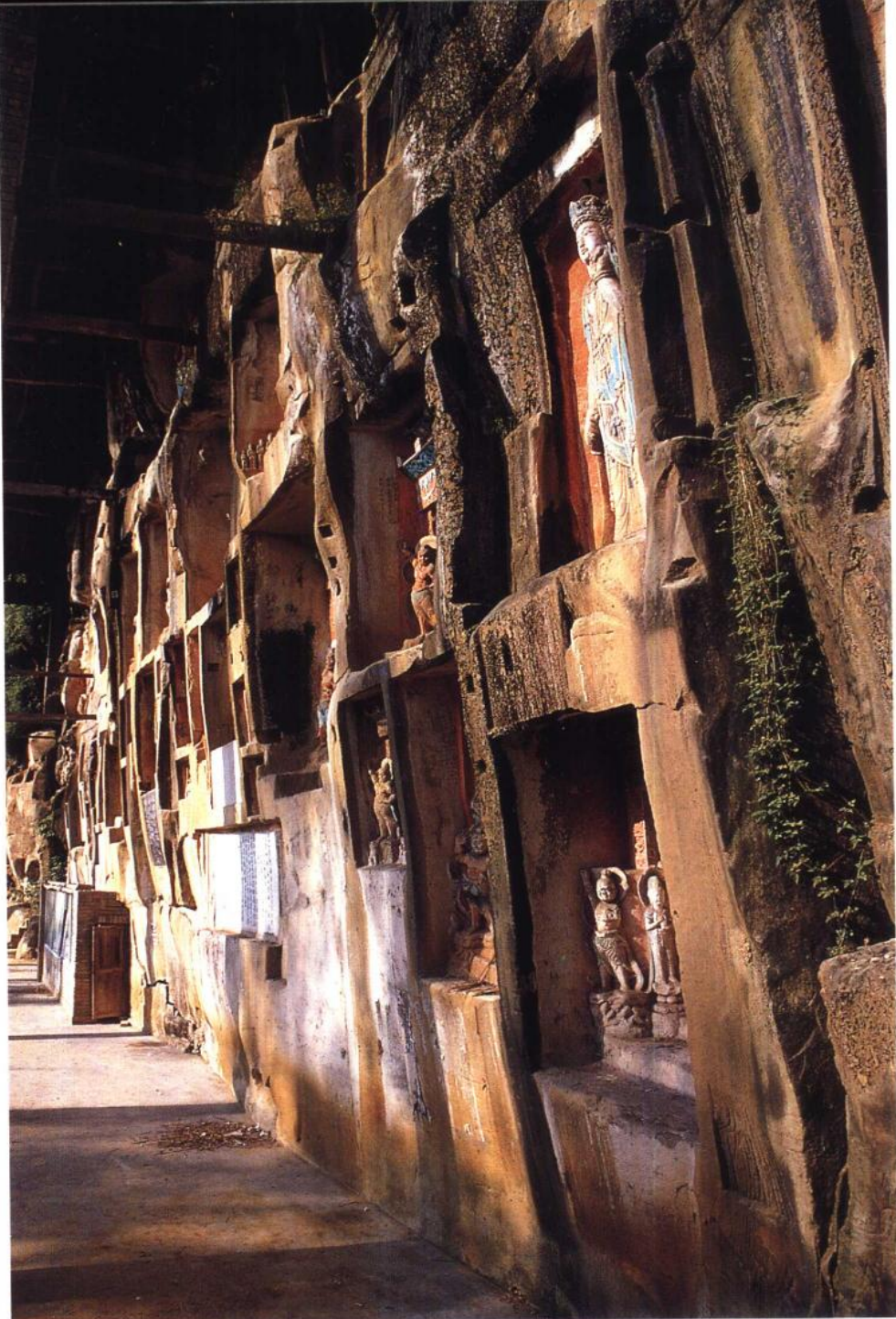
而是改變主題，雕繪了許多經變圖，藝匠們任意揮灑，表現了高度的藝術才能和技巧，創作了既能依據經典內容又能符合現實生活形態的題材，產生了許多極有價值的作品。例如菩提瑞像窟（編號第三十三窟）內，三壁共雕十二身高浮雕弟子像^{16-8.25-4}，和一組五身的伎樂。高度約一公尺半，弟子剃髮，著雙領下垂袈裟，有兩位左肩搭膊，不穿環，內衣拖地，足登方頭僧履，姿態各異，有的合十、有的拱手、有的沉思、有的凝視、有的手執薰爐。這是一組在畫面上十分困難處理的人物群像，但雕刻家卻能利用變化的轉折壁面和不同數量、不同相貌表情的造形，配置得使空間沒有刻



板、單調和凝滯感。而緊接在南壁三弟子像前方的是五人組的伎樂¹⁶⁻⁹，分成上下二排，上三下二，高度與弟子像同，其中四身著唐式服裝，戴軟角襍頭，穿圓領窄袖袍，著長靽靴，下排前方一身作胡人樣，著翻領窄袖龜茲裝，手中樂器自上排前一身算起，分別為箏、排簫、橫笛、方鼓和把鼓，更增加了畫面構圖的趣味性，靈活而生動，代表了八世紀盛唐的樂觀，進取和藝術上自由創作的精神。

其次如睡佛窟（編號第四窟），窟中央置一長方形佛壇，壇上並列兩棵通頂娑羅樹，樹下雕一鋪十三尊涅槃組像，部分人物已殘毀不全。窟內東、北二壁則作五幅涅槃經變像浮雕，生動有趣，自北壁西側至東側，延續到東壁的各个層面，依次有：1.六個女弟子，束錐形高髻，著交領窄袖長衫，一派唐代婦女服飾，面相豐圓，從動作姿態上可以意測到她們正驚慌失措，奔走相告佛已涅槃^{16-10a}。2.自焚金棺，九個頭披風帽的婦人，或斜坐或站立，上方火焰熊熊騰空^{16-10b}。3.摩耶夫人與佛相對而坐，佛身後有一弟子。4.娑羅樹下九弟子與摩耶夫人圍金棺而坐，棺上方六人，下方四人，頭部已殘，其他也風化不清。5.十四位弟子抬金棺，棺飾流蘇，上下各七人^{16-10c}。這些淺浮雕涅槃變相連續圖，畫面構圖，無論在背景的處理，群體人物的配置和動作，強烈地表現出戲劇化的效果，雖然繪畫性高於雕刻性，在這裡明顯地看出作者只重視於情趣的表達，而不在乎於採用何種手法。信仰、愛和美，淋漓盡致地流露在佛和世人的面前。

其他的，都同樣的在這種窟形的結構上，採用各種不同意念，不同表現手法，在不同的審美效果和不同的視覺感受中，獲得佛與人結合一致的融和氣氛¹⁶⁻¹¹。唐代的人文精神和藝術創作，虔誠的信仰和愉悅的美感，奇特而卓越的呈現在一條艱難險惡的棧道上。



巴中的四龕和水寧寺

巴中，是巴山蜀水中一個景色清幽的荒僻山城小縣，古稱巴州，位於川北大巴山和米倉山南麓，四周環山，自成一個大盆地中的小盆地。道光《巴州誌》記載：「在萬山之中，不通大道，無驛站馬匹。」古時僅靠陡峻險阻的米倉道與中原交通。所以唐代朝廷便以此作為皇族及貶官的流放地。因而從唐代起，此地經濟、文化得以開拓，又接引金牛道上廣元的佛教傳播，鑿龕造像，燦然有成。

據巴中縣文物管理所1992年最新的一份調查統計報告：「隋唐以來石窟藝術遍布城鄉各地，保存尚好者多達五十七處，五百五十一窟龕，造像八千二百餘軀。在這些石窟寺中，隋唐時期佛教藝術十八處，六千七百餘尊；宋代石窟二處；明代的三處；餘皆清代造像。」

1. 窟龕

巴中石窟群分布在縣城四周，原有東、南、西、北四處佛窟，故稱四龕，及另一距城東37公里之遙的水寧寺石窟。東龕已全毀，無跡可尋。